我送毛主席上蜀道

闵守先口述　何仲育整理

我曾经担任过宝鸡机务段解放型2187专包机车组司机长，宝成线宝鸡——凤州区段实现电气化以前，我们车一直担任这个区段的特运任务。一些中央领导视察宝成铁路，都是由我们车班牵引着上的秦岭。

我记得那是在1958年春季，我们又接到了整车待命的任务。平时整车只要需五六天，可这次却整了十七天。一天傍晚，我们把车开到宝鸡车站，大约十点钟时，专列由东边开过来了。车挂好后，只见我们段长张浚和李永走过来了。李永当时是全国铁总的副主席，曾担任过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第二任司机长，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到宝成铁路来视察，上过我们车，我认识他。他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这趟任务很重要，要绝对保证安全，拉的是谁，你也明白，平时你咋干，今天仍然咋干。”我早就发现站台上警卫的气氛和往日不同，顿时我知道我们是在为毛主席开车，兴奋和幸福倾刻就涌进了我的心间。我们开车离开宝鸡站不久，李永就坐在了我的位子上，亲自拉着汽门把，向秦岭飞驰而去。

当专列到达观音山站后，李永下了机车，回专列去了，我开车又到了青石崖车站。这个车站是筑路工人用五百多吨炸药一次炸出来的，刘少奇、贺龙等领导都曾在这里下车视察，他们还专门到机车前来嘘寒问暖，和我们拍照留念。我多么希望毛主席也能下车看一下啊，可是一看四周黑乎乎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我自己也不由得笑了。我只好深情地回头望着专列车窗的灯光。车在秦岭站停稳以后，从专列上下来了一男一女两个秘书模样的同志，把面包、香肠、油炸鱼送到车上，说是“首长让我们送来的”。我激动得赶快脱下手套，把手在衣服上抹了抹，接了过来，递给伙计。我们三个人谁也舍不得吃，眼睛却都湿了。

列车到达凤州时，早已是后半夜了，可专列窗户里依然亮着灯光。我摘了车钩，开到侧线上，我和伙计们虽说早就擦完了车，可谁也不愿回公寓去。直到给了发车信号，专列从我们旁边驶过，我们还望着专列尾部的红灯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人物春秋

流行色与川菜馆

张绪田

生活总是丰富多采的。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。

记得“文革”那阵，一些人天真地认为，只要形式上一致了，全民的思想也就统一了。因此，国人不分男女老幼，着装一律是蓝色或绿色，少有杂色。但遗憾的是，人们的思想却恰恰就是那阵子搞乱的。

爱美是人的天性，各取所好，各得其所，才能使生活变得五彩缤纷。随着改革开放，人们告别了昔日的“清一色”，开始追求起“流行色”来，就连许多上了年岁的人，也学着年轻人的样子，穿起了各种款式、各种颜色的时装，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。

但是，在流行色的背后，总能看得出一种盲从来。记得前些年，费翔在西安唱了个“一把火”，很短时间便在一些大男少女中流行起大红衬衫来；后来，又有一位电影名星登台时穿着一件拖地白裙，于是，白衣白裙便流行于世。由此我想，当年的“清”一色未必就不是一种流行色，由于流行得既广且久，最后就会变质为“清一色”。

穿着是这样，吃饭也是如此。这几年，吃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，南北风味，传统名吃，中菜西餐，一应上市，可谓繁华，但时间一久，一些地方便流行起川味饭菜来。笔者每进省城，都要途经关中一个小镇，发现沿街大小饭馆门前，清一色地悬挂着“正宗川菜”、“川味小吃”的招牌。门前冷落，就餐者甚少。我原以为这个镇上的居民全部由川迁移而来的。但一打听，全是正宗的关中人，一年四季就连过往的川客也是极少的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不卖当地风味的饭菜而清一色地卖川菜川饭呢？归根结蒂，无非是赶时髦。

仔细分析，我们中国人是吃够了赶时髦的苦头的。“大跃进”时，上边号召抓钢铁生产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不管有没有条件，到处都建炼铁炉，结果，劳民伤财；前些年，“家电热”兴起，一些工厂便不顾国情，盲目转产，大量生产电视机、电冰箱，而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却无人问津，结果，由于产品质量低劣，造成积压。这些教训是何等的深刻，

干什么事情都不能盲目地随大流、赶时髦，只有保持自己的特色，并不断发扬光大，才能显出真正的美来，何必去盲目地从众？既然是具有特色，那就不妨各领风骚，只有百花齐放，才能反映出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笑走龙蛇

刊头设计　赵国明

本版编辑　杨乾坤

题壶口瀑布

聂建明

大川浩荡分秦晋，　禹帝功名此处昭。
雾卷惊雷十里路，　虹飘细雨一弯桥。
接天浊浪排壶底，　闹海水蛟啸龙槽。
专心不遗开创志，　奇观深锁历千朝。

丰都双桂山

姚郁梅

双桂山，矗立在四川丰都西北角。前临浩浩长江，后依连绵山峦，东与名山并立，山谷中流水潺潺，树丛间鸟语花香，使人颇有重重叠叠山，曲曲弯弯路，叮叮咚咚泉，高高矮矮树之感。宋代以来，许多著名诗人、雅士纷纷来此寻芳探幽，饮酒赋诗，这里便成了诗文荟萃之地。电视剧《刘伯承血战丰都》播放以后，来这里游览的人更多了。

一九一九年三月，刘伯承和王维纲率领四川讨袁护国军第四支队，在这里阻击溯江西行的北洋军，打了一场出奇致胜的大胜仗。就是在这次激战中，刘伯承同志右眼中弹受了重伤。为了纪念这次战役和刘伯承将军，人们在战场遗址双桂山迎宾门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名曰「护国亭」。从这里到山顶，沿路一处处亭、楼、阁、祠掩映在绿树丛中。

位于半山腰的苏公祠，是一座古式苏州园林建筑，祠里有许多纪念苏东坡的楹联，其中「谁吹孤鹤南飞笛，人唱大江东去词」最为豪放。祠里著名的玉鸣泉，由三口精致的石质圆形井组成，传说井水可祛百病、益寿延年，人们称井水为「老龙水」、「长生不老水」。井旁有方形水池，传说是苏轼的洗砚池。在祠正殿右壁上复制有朱德的一首诗：「一家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，诗赋传千古，峨眉共比高。」

出苏公祠，沿石梯大道攀登，来到一座古式庭园山庄，鹿鸣山庄。山庄规模宏大，建筑艺术精湛，内有二楼，左洪钟楼、右东坡楼。洪钟楼上悬有一口报恩洪钟，此钟含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，一式二口。这口钟一九四八年从南京运来。另一口现存放在上海海会禅寺。东坡楼是为纪念苏轼三游庄园而建，两楼均为木质结构。雕刻精美，十分壮观。站在这两幢楼上，可览丰都全景和滚滚长江。

登上鹿鸣山庄背后山头，只见一座双层六角飞檐的山亭屹立在眼前，亭顶塑有一只展翅欲飞的白鹤，这是为纪念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与丰都籍女士胡宝珠结缘而建，故名「良缘亭」。亭上楹联曰：「白石画中华瑰宝，宝珠贤助齐变法。」

秦陵出土的刑具

秦陵探胜

张文立

秦陵出土的铁器中，有一类铁器，应该单独提出来认识一下，这便是刑具。秦陵出土的铁刑具已知者有铁钳14件，桎一件。铁钳是套在脖子上的刑具，钳体宽2厘米左右，厚近1厘米，可以用锁锁上。桎是套在脚上的刑具。套在脚上的两个铁圈，各由两个半圆合成，用榫铆套合，用铆钉钉住，圈厘1厘米，宽3厘米。两个圈中间，用长方形的四节链环连结。铁圈上可用铁锁扣锁。这两种刑具制造得很实用，及至两千年，也变化不大，可见其巧思。

以上刑具，在脖子上的是钳，也叫杖，演变到后世就是枷。桎和梏是连用的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，梏是“手械也”，演变到以后便成了手铐；桎是“足械也”，演变到后来便是脚镣。手铐脚镣便是梏桎。秦陵没有发现梏。是为了让人们用手劳动，所以只是系住脖子和脚，以免逃亡。

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，监狱和刑具并生，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。古代犯人入狱，一是系缚，二是桎梏，系缚用法绳，是黑颜色的。桎梏便是较重的狱具了。刑徒在修建秦陵时已不在狱中了，但对不少人还是使用了狱具，加以管理，可见刑罚之严酷。所以，有人曾经说，修秦陵，是全国人民的一种共同愿望，是带着对始皇帝的精神崇拜来修陵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。其实不仅是修秦陵是带有强迫性，就是为了给国家搞运输，也是带着强迫性的。许多人穿着赭色的囚衣，带着刑具，行进在道路之上，为军队运粮，或为国家服役。修秦陵的刑徒，所穿的赭色囚服，现在是看不见了。但刑具尚存。

秦陵出土的铁刑具，向我们反映了一种严酷的社会现实。秦代最高统治者严酷的统治，到了社会底层，便把全国变成了大监狱。而严酷的统治正说明了统治者的心虚和统治的不稳。另外，这种状况，也向后世说明，当时创造这些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人们，是在怎样一种社会环境、生产条件和心理状态下劳作的。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影响，自然要反映到他们物化了的作品中去。这也是我们认识包括兵马俑在内的秦陵文物的一个重要契机。

延炼建设之歌

刘平章 词　王岐 刘平章 曲

陕北民歌风、扬嗓、怎样吧（延安炼油厂）

1=G 2/4

（间奏）

洛川（那个）塬，头（哦）白雪飘，
洛河（那个）麦，麦（哦）绿过了葫芦岗，桐树（哪）桐花香（哦），
呜炼油厂的就建在洛河道。

1自（哦）那个（呀）丁马开进了交口河，桐树（接哪个）桐树底，然（哪）然（哪）法说，
2自（哦）那个（呀）丁马开进了交口河，桐树（底，哦）桐树底，新（哪）山实在多，
3自（哦）那个（呀）丁马开进了交口河，桐树（底，哦）桐树底，麦（哪）麦成了金银窝。

三伏（哪）迎日，三九（哪）冰雪，干（呀）连轴转（哪），披星戴月。
探机（哪）隆隆响，夯（哪）儿举得高，高（哪）楼平地起（哦），汽车飞如梭。
油罐（哪）座座起，烟（哪）塔入云霄，火（哪）炬（哪）烈（哪）天（哦），汗花在闪烁。

团（哪）结奋（哪）斗（哪）的（哪）之（哪）优，
奋（哪）发（哪）再（哪）搏，艰（哪）苦（哪）创（哪）业建炼（哪）厂，炼油工
人（哪）个（哪）个（哪）乐在（哪）心，
乐（哪）在（哪）心（哪）窝（哪）窝，乐在心窝窝。

全省广歌大赛　宝啤杯　全省第一国家A级产品
陕西省总工会　陕西工人报社
音协陕西分会　宝鸡啤酒厂
联合主办

陕南钓“坨坨鱼”

朝霞

陕南镇巴一带，山大沟深，溪流纵横。但每逢暴雨，群群游鱼被浊浪冲呛得晕头转向，饥饿难忍，便纷纷窜到河边。这正是山里人钓“坨坨鱼”的大好时机。钓者一般都在线头捆绑上三、五条蚯蚓，往水中一投，若见线头下沉或凭手感，往上提竿就是一“坨”，少则一、两条，多则三五条鱼。其单尾体重一般都不超过50克。它们性格愚笨、吃食贪婪，在浑水的冲呛下更是饥不择食，每每被拉出水面时才恍然大悟，但松口已为时过晚，最终还是落进了“抄网”。

江流天地外　山色有无中

赵群武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　邮政编码：710003　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619　一编室电话：27708　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　群工部：25728转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